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理想國

(五)

柏拉圖著
吳獻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 想 理

(五)

著圖拉柏
譯書獻吳

著名界世譯漢

(書叢會學志尙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國想理
冊五

著圖拉柏
譯書獻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REPUBLIC

By

PLATO

Translated by

WU HSIEN SH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理想國

第九章 正當之政治與不正當之政治二者之樂趣

蘇 專制之政治既明。當論專制之人格矣。吾儕當一究此種人格之何自來。此種人之生活爲何如。快樂乎。抑困苦乎。

哀 然。吾儕所未研究者祇此耳。

蘇 曩者有一問題。吾儕尙未答覆。汝未之忘乎。

哀 何問題乎。

蘇 卽欲望之性質與多寡是也。此吾儕尙未明白解釋者。然此而不明。於專制之人格中端。決不能得圓滿之解決。

哀 旣如是。則及今解決。未爲遲也。

蘇 然。余尙記當時余所欲解釋者。爲此欲望之中。有非必要而且可以視爲違法者。然此種欲望。無人無之。惟有人能以法律抑制之。使善的欲望可得勝利。亦有不能完全抑制。而僅能使善者較強於彼。惡人則反是。

哀 汝果指何等之欲望乎。

蘇 卽明辨力與約束力靜默時所活動之欲望也。當此之際。此種欲望。如野獸之欲飽食血肉。咆哮若狂。必達其欲望之目的而後安。斯時節制謙遜等善德。均爲其所控制。一切罪惡。無不可爲。卽如弑親亂倫等大惡。亦竟犯之而不顧。簡言之。實無惡不作也。

哀 誠然。

蘇 然當人身體康強。心中祇有高尙清潔之思想之際。則其思想力或明辨力自不放棄責任。而一任惡欲望之大肆猖獗。彼必先使欲望之不可無者。皆能滿意。而不使其過度而涉亂。俾於研究學理之時。可不爲其擾亂。不受其阻力。此部既安。然後以修養之功。滅其暴怒之性。迨此二部既可無慮。然後振刷其明辨之力。蓋與真理最近與罪最遠者。惟此明辨力耳。

|哀 余亦以爲然。

|蘇 以上之言實已離題旨。惟余所欲申明者。卽凡人皆有此豺狼之性。每活動於善德疲乏之時。雖善人亦不免也。汝以爲然否。

|哀 余誠以爲然。

|蘇 然後請再觀合於平民政治之人格爲何如。彼非經貪財吝嗇之父母所教育者乎。其教育之要點。非卽勉勵其節儉吝嗇之特性。而指一切游戲裝飾等爲非必要之欲望而痛斥之乎。

|哀 然。

|蘇 及其既遇欲望多端之人。則又必見之而生羨慕之心。於是不滿意於乃父之行爲。棄其昔日所得之教訓。而一變爲極端放蕩之人。及其既久。彼終以其本性之本不如其同伴之性之惡。能覺悟昔日乃父之教訓。是亦有理。於是以二方面之均不忍舍。竟成中立之勢。自以爲於各種欲望上。皆能不偏不倚而得其中。此平民政治之人格之所由來也。

|哀 然。此固吾儕之見地也。

蘇 然光陰易過。不數年而此人亦有子矣。迨其既有子。又不將教之以己所主張之道乎。

哀 此必然者。

蘇 由是可知其子之遭遇。必與其父之遭遇同。彼必從其同伴極端放蕩。而名之曰完全之自由。當此之際。其父與其友人必盡力規勸。使之合乎彼等所謂中庸之道。而其罪惡多端之同伴。極力引其犯罪作惡。及見其父輩之勢力較大。不能事事操縱。於是不得不激發其強有力之戀愛性。使爲一切放蕩之欲望之領袖。蓋戀愛性實爲欲望中之最可怕之有蜚雄蜂也。汝以余之譬喻爲切當否。

哀 然。蓋非此不足以形容之。

蘇 迨此種戀愛性一經激發。其他有害之欲望。蜂擁而起。各放其異樣之精彩。以戀愛性爲中心而擁護之。猶諸蜂之飛鳴於四周而爲蜂王之護衛也。久之此強悍之戀愛性彷彿爲魔力所誘。而竟有如類似狂之舉動。設此時尚有較善之教訓或差惡之念存留於心中。則必爲其剿滅淨盡而後安。

|哀 然。合乎專制政治之人格之由來固如是也。

|蘇 想古時謂戀愛卽專制之君。卽以此也。

|哀 誠然。

|蘇 酒醉之人。非亦有專制君之性格乎。

|哀 然。

|蘇 人當頭腦不清之際。或瘋狂之時。往往自以爲非僅能治人。並能治神。非歟。

|哀 然。

|蘇 由此亦可知專制之人格之所由來矣。此種人格之養成。必由其人之完全爲酒色等嗜好所束縛所致。而此種嗜好之所以能束縛之者。必以其性之本近於惡。或以其習慣之本近於惡。或以二者均非善類而然也。

|哀 此必然者。

|蘇 此爲其人格與來原。於是可研究其生活之狀況矣。

哀 請亦詳言之。

蘇 以余觀之。彼之第二步必放縱於飲食酒色等事。而其胸中之主持一切者。則爲戀愛。其他之欲望。皆受其支配。

哀 此固無疑者。

蘇 其欲望必日增而夜長。而各欲望之要求必愈多而愈可駭。

哀 然。

蘇 彼卽有金錢。亦不久卽消耗無遺。

哀 然。

蘇 於是財產失而債負來矣。

哀 此亦勢所必然者。

蘇 迨其金錢已盡。彼之欲望。非將如雛鳥之羣集巢中。哀鳴而求食乎。彼不將以戀愛與其他欲望之激刺。而發出如狂如醉之舉動乎。彼不將拭目一觀。何人可欺。何人之財產可奪。以應欲望之要

求乎。

哀 此固彼所不得不然者。

蘇 換言之。無論如何。彼必具金錢。否則不能免痛苦之激刺。

哀 然。

蘇 且彼之欲望日見增添。新者必較舊者爲有力。而能奪取舊者所有之利權。以此之故。彼雖爲年少之人。而其所有之財產。雖較多於其父母。其消耗仍必甚速。迨己所有者已耗費殆盡。則必復奪其父母之所有。

哀 然。

蘇 設父母不從。則彼必先用其欺詐之手段。

哀 是無疑。

蘇 欺詐不遂。則用強力奪之。

哀 然。

|蘇| 設其父母亦以強力抗拒。則彼不將毅然以專制之手段降服之乎。

|哀| 然。余意其父母必不能幸也。

|蘇| 如娼妓之於彼。並無必要之理。而彼竟惑於一妓之故。致鞭笞其至慈愛至不可無之母。且竟納

妓至家。而置於其母之上。有時以己之鍾情於素無關係之少年。用種種殘酷之手段。以待其至寶貴之老父。

|哀| 然。余亦知如是之人。誠有之。

|蘇| 哀地孟德乎。然則父母而有如是之子。其幸福果何如哉。

|哀| 是何堪設想。

|蘇| 若是之人。始則奪其父母之財產。及亦既用罄。而各種之欲望又如雛鳥之嗷嗷待哺。則不得不開始竊盜之行爲。或夜入人家。或路劫人衣。或竊取廟中之物。當斯時也。其幼時所有之善德。與辨別善惡之能力。皆爲敗壞之欲望所排斥。而此種敗壞之欲望。已擁戴戀愛爲主。自命爲其護衛者。而不容異己之德性侵入也。當其人之合乎平民政治之時。當其人之尙知服從父訓。服從法律之

時。則此種欲望不過發現於其夢想之中。或於善德缺陷之際。偶一實現。今一經戀愛爲王。則竟公然發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不復爲幻想中事矣。蓋其內部既爲戀愛所制。則事事聽其指揮。其餘一切助虐之欲望。從而附和之。於是殺人放火等之罪惡。無一不可犯。其情形與國家之爲專制君所宰制者同。蓋專制君之在一國也。亦必作種種極大之罪惡以保守己所有之地位。與其附和者之地位也。至此種敗壞之欲望之來源。則因與惡人爲伍。而自他人處學來者有之。以性之素不善而發自內部者亦有之。此非彼生活狀況之實在情形乎。

哀
誠然。

蘇 設一國之中。此輩之人數不多。而大半皆馴良之人。則必去而至他。爲他國之專制君之僱兵。助其出戰。如無如是之機緣。則必於本國中作種種瑣屑之惡事。

哀 如何等之惡事乎。

蘇 如竊盜拐騙等。長於口才者。兼爲造謠誣人行賄等事。
哀 然則即使此輩之人數果不多。其爲害雖小。亦可觀矣。

蘇然。然小與大不過比較上的分別。此種種之罪惡。誠不及專制君之有害於國。然一旦此輩之人數既衆。自知其勢力已充足。無智之人民。又復從而附和之。於是此輩即以彼等中之性之最近專制君者。舉之爲王。

哀誠然。自必性之最近者方可。

蘇人民而聽其所爲則無事。設拒絕之。則彼不將以前之對付其父母之手段。對付其人民乎。凡人民中之不良分子而附和之者。則引爲己類而親近之。此爲其惡欲望與情慾所產生之最後之惡果也。

哀誠然。

蘇此輩於未得權位之前。凡與之聯絡者。惟專事諂媚而能爲人利用之徒。使其有求於人。則亦能以慫慂之態度。惑人之甘言。以求達其目的。迨所欲既遂。則即掉首而去。不復他顧矣。

哀然。此輩之行爲。固如是也。

蘇故此等人不爲強暴之主人。即爲卑鄙之奴僕。從未與人爲友。蓋專制之君。本不知自由與交情

之趣味也。

哀 是必然者。

蘇 使吾儕頃之對於公道之見解誠不謬。則復稱之以不公道可乎。

哀 是誠切當。

蘇 然則此種惡人之行爲。可一言以蔽之。凡他人於善德疲乏時所夢想之事。彼無不一一實行之。誠然。

蘇 然使此等性本近於專制君者。一旦執政。則其在位之日愈長。其專制之事業愈完備。克拉根 是必然者。

蘇 然最惡之人。非亦爲最可憐最困苦之人乎。執專制政權之最長者。非亦爲受困苦最久之人乎。雖然。常人之心理。固不如是也。

克 誠然。

蘇 然專制之人格。非如專制政治之國乎。平民之人格。非如平民政治之國乎。其他之人格與國家。

非亦可以此而類推乎。

克然。

蘇國家與國家之比較。當以善德與幸福爲標準。人與人之比較。非亦當如是乎。

克然。

蘇然則請先以吾儕理想中之國家與一專制之國家比較之。其治國者一爲賢明之王。一爲專制之君。試觀此二國之善德爲何如。

克是必絕端相反。蓋一爲最善而一爲最惡也。

蘇此誠無疑。然汝果能由是而斷定彼二國於幸福方面亦如是相反乎。然於判斷之先。勿徒觀夫彼專制之君與其附從者之境遇。致不能有清正之判斷。吾儕當凝神拭目。遍觀國中。一無遺漏。然後以各人之見解。陳述於衆人之前。

克斯誠善策。然余總覺專制爲政治之最惡者。賢人秉政。爲政治之最善者。想有識者莫不以余言爲然也。

蘇 觀察人格。亦必萬分周密。故余以爲須有一頭腦清澈。目光敏銳。而能窺破人之內部者。使之任判斷之職。此人不可徒觀其似乎莊嚴之外表。而卽如小兒之見彩色而目眩。任此職者。須曾與實行專制者同起居。曾見其平日起居行動之狀況。曾熟悉其家庭間之生活。且曾見其於國家或公家危險時之表視。惟如是之人能明白告吾儕專制之人格。與他種人格相較。其幸福困苦果何若。惟斯人之言。吾儕可深信而不疑。

克 甚然。

蘇 吾儕不可自以爲長於判斷。而謂與如是之人格曾有接觸者乎。若然。此職吾儕可自任之。

克 固無不可。

蘇 然則請勿忘國家與個人之相似。吾儕於判斷之際。可雙方並舉。而望汝能以所得告余也。

克 汝意果何謂乎。

蘇 請先以國家論。國之爲專制君所統治者。汝謂其自由歟。抑奴隸乎。

克 是誠爲奴隸無疑。

蘇 然於如是之國中。自由之人。亦未嘗無之。

克 然。然少數也。以普通之平民論。自皆奴隸。而其中之善者。必更爲不幸。

蘇 人既與國家同。專制之人格。非亦有同等之情狀乎。種種罪惡盤踞於彼之心中。凡其素所有之善性。悉爲其所壓迫而奴隸。統治其全部之權者。爲極少數之欲望。而此少數之欲望。卽欲望中之最惡而最敗壞者。

克 誠然。

蘇 汝以此人之心爲自由乎。抑奴隸乎。

克 以余觀之。誠奴隸之心也。

蘇 國家之受專制君所束縛者。絕無自由行動之能力。非歟。

克 然。

蘇 然則人之心爲專制之惡欲望所束縛者。亦豈能自由行動乎。苟欲越出其範圍。則終必爲一切惡念所困。而感極慘之痛苦也。